

釋憲聲請補充理由書（五）

案號：107 年度憲二字第 000411 號

原確定終局判決案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61 號行政判決

聲請人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翁朝棟

代理人 周泰維律師  
王健安律師

均設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87  
號 9 樓

電話：(02)2518-0110

傳真：(02)2518-0308

為針對釋憲說明會中所涉爭點補充說明事，敬提本釋憲聲請補充理由書（五）。

壹、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援引「真實所得」、「實質所得」、「實際所得」等諸多名詞，主張應適用系爭 66 年函釋，方能表彰真實負擔能力云云，茲駁斥如下：

一、法律上並無「真實所得」、「實質所得」、「實際所得」等諸多名詞：

（一）首應陳明者，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引用之「真實所得」、「實質所得」、「實際所得」等諸多名詞，均非法律上名詞。

大法官書記處

二科



(二) 相關名詞既無明確之定義，更無從探知其名詞之實際內涵，自無以其空泛之自創名詞論述，作為支撐其論理之基礎。

二、法律上僅有區分會計所得（商業會計法）與課稅所得（所得稅法）之類型：

(一) 綜觀整體法律體系，就收入或所得之法律上定義，無非於商業會計法第 58 條明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及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明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定之。」商業會計法所規定者，即為會計所得；所得稅法所規定者，即為課稅所得，僅有課稅所得始為稅基。

(二) 聲請人歷次書狀與說明會簡報、陳述中，均援引此二者法律上明確定義之名詞，並明確區分會計所得（商業會計法）與課稅所得（所得稅法）二者因適用法令、原則與目的之不同，而應有區別之不同處理，不容混淆。

(三) 若關係機關財政部認為有應將某些「會計所得」列入「課稅所得」（即稅基），即應參照 鈞院釋字第 650 號、第 658 號解釋意旨，增訂於所得稅法之明文規範中。

(四) 釋憲說明會中邀請之專家學者，包括許崇源教授、葛克昌教授及陳世洋會計師均支持此一論述。

三、本件所涉及所得稅法第 39 條虧損扣抵權及第 42 條轉投資股利收入不計入所得課稅，為所得稅法展現與商業會計法上不同之計算方法，所產生之法律效果，不容關係機關以系

爭 66 年函釋創設法律上所無之「真實所得」概念，以突破所得稅法明文規範之課稅所得內涵與範圍。

四、尤有甚者，所得稅法第 39 條虧損扣抵權與同法第 42 條轉投資股利不計入所得課稅，係稅法針對課稅所得之負擔能力，本於量能原則所為價值判斷，立法者既然已經於稅法中明文就課稅之負擔能力進行清楚之評價及判斷，自不容稽徵機關以空泛且毫無根據之名詞，即予以調整。

貳、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主張適用系爭 66 年函釋係展現所得稅法第 39 條但書授予稽徵機關之「核定虧損權」，故系爭函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云云，茲駁斥如下：

一、按「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為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所明定。

二、查本件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主張依前述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稽徵機關對於虧損有「核定」權，故系爭 66 年函釋僅為針對此「核定」權所為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應屬適法云云。惟查：

三、按「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或縮減法律所賦予之租稅優惠，則非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本院釋字第 674 號、第 692 號、第 703 號

及第 706 號解釋參照)。」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798 號解釋意旨所明示。

四、查系爭 66 年函釋將納稅義務人因所得稅法第 39 條但書取得之過去 10 年「虧損扣除權」，於行使時增加了「應先沖減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所取得股利」之限制，變相增加了課稅所得額，產生「擴大稅基」之效果，顯然已非技術性、細節性事項。而依照前述司法院大法官歷來之見解，應以「法律明文規定」方得為之。是以，所得稅法第 39 條授權由其「核定」虧損，即僅授權稽徵機關於所得稅法明文規定情況下，去核定課稅所得之「虧損」金額；而不及於，在法律並無授權之情況下，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進一步藉由核定虧損之名，達到擴大稅基之實。

五、又按「所謂「平等原則」係指行政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作成行政行為時，對行為所規制之對象，不得為差別待遇而言。而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則指處分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後，自己亦與相對人一樣，同受該行政處分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度判字第 3724 號行政判決參照。因稅捐債務為法定之債，故稽徵機關於各該年度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完畢後，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令核定課稅所得（或虧損）完成後，其每年度的核定通知書當發生「確認處分」之效果，其核定通知書上對於納稅人當年度核定虧損的數額（即第 59 項課稅所得額（若課稅所得計算結果為負數，則為各年度核定虧損額）），應對納稅人和稽徵機關均有拘束力。依照前述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稽徵機關自應受其依法所為核定之拘束，不容稽徵機關再單方以未經法律授權之解釋函令為依據，突破其應受拘束之「核定內容」，再重為核定，使「第 55 項前十年核定虧損扣除額」僅餘沖減後餘額，否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將被架空、形同虛設。

六、綜上所述，系爭函釋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違反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42 條規定，違法擴大稅基，侵害納稅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無論由層級化法律保留、法律優位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角度觀察，均應由法律明文規範之，自無法以解釋函令作為其正當化基礎，更不得僅以須由稽徵機關核定，即無限制放大其有所謂核定權之範圍，而無視法律之明文規定。故系爭 66 年函釋，自應屬違憲無疑。

參、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主張系爭 66 年函釋業已早在民國（下同）93 年間即載明於營所稅申報書背面之申報須知，使納稅義務人可得預見，應屬適法云云，茲駁斥如下：

- 一、按「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為憲法第 19 條所明定。是以，人民依照憲法規定，僅有依照「法律」納稅之義務，其對於稅捐債務之預見可能性，自僅能以「法律」作為判斷基礎。
- 二、又明確性原則雖為我國行政及立法上之重要原理原則，但並不代表行政行為符合明確性原則，即可反推其屬於合法甚至合憲。
- 三、查本件關係機關主張其早在 93 年間即將系爭 66 年函釋意旨載明於營所稅之申報須知中，而使受規範之納稅義務人可得預見，應屬適法云云。惟查：
- 四、關係機關所主張者，無非僅表示系爭 66 年函釋意旨，可能符合於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行政明確性原則。但本件聲請人並非主張系爭 66 年函釋規範意旨並不明確，而是系爭 66 年函釋於適用後，將發生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重要結果。故探究系爭 66 年函釋是否適法、合憲，自應由其規範效力是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而定。並不能僅以其有載明於申報須知，即認為其使納稅義務人可得預見並因而合法合憲。蓋揆諸首揭規定，人民對於納稅義務之預見，應以「法律」為依循。而綜觀本件相關所得稅法第 39 條及第 42

條規範，且依照 鈞院歷來有關法律明確性之判斷基準，均未可得出系爭 66 年函釋僅因明確即合法合憲之意旨。關係機關適用系爭 66 年函釋修改已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42 條之核定內容，顯然已逾越法律「解釋」之範疇，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應屬違法且違憲。

肆、投資收益與投資損失不具有可比較性，關係機關財政部以投資損失可以認列課稅所得計算項目以作為投資收益應列為稅基的理由，實有誤解：

一、針對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表示：「營利事業投資收益免稅，投資損失可以減除，若投資收益不併計往年虧損，將會造成營利事業三重得利，顯違稅負公平與量能課稅。」云云，謹駁斥如下。

二、首先，「投資收益」和「投資損失」雖然名稱相近，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根本不具可對比性，更無所謂「應同予計入，免失衡平」之理。

三、從定義上來看，財政部所謂「投資收益」係指被投資公司於正常營運時，發放給獲配股利公司的股利，屬於獲配股利公司對投資公司的投資「孳息部分」，此部分因為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獲配股利公司的課稅所得，已如前述。

四、相對而言，所謂「投資損失」，依據財政部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 條第 1 項：「一、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其被投資之事業發生虧損，而原出資額並未折減者，不予認

定。」規定可知，並非指因被投資公司虧損而無法取得股利而言，必也被投資公司已經執行減資或清算程序，而針對當初投入資本與被投資公司減資或清算後餘額的差額，始可稱為「投資損失」。例如：A公司轉投資設立B公司，資本額為100元，但因虧損經過減資彌補虧損40元後，資本額剩60元，或是解散清算後剩餘財產收回0，此時對A公司而言，即發生40（減資彌補虧損時）或100（清算剩餘財產為0時）的投資損失。因此投資損失係指被投資公司的「本體價值減損部分」。

五、 所以投資收益和投資損失並非指涉相同對象的一體兩面，而是個別指稱被投資公司的孳息和本體部分，兩者根本無可比較性，更無藉此故而違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使投資收益重新被納入課稅所得之理。

六、 更何況，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國內投資收益為不計入，並非免稅，精確來說，應係因為在國內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被課過一次營所稅了，因此依據第42條立法理由，不再於獲配股利公司階段，再滾入課稅所得課稅。此觀諸所得稅法第42條限於國內轉投資公司之文字甚明。蓋國外轉投資公司並未對中華民國繳過營所稅，因此獲配股利公司收取股利的來源如果是外國轉投資公司，即無不計入課稅所得之待遇。

## 伍、重複課稅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財產權與營業自由保障

### 一、重複課稅違反財產權與營業自由保障，本件重複課稅更違反法律明文規定

(一) 租稅是典型的國家對人民基本權的限制來源，因此站在憲法保障人民的角度的角度，租稅權力不應該只是為滿足國家財政收支用度所需，而必須臣服於憲法基本權保障的秩序下。

(二) 我國憲法係保障私有財產權制度的國家，原則上關於財產權的持有與運用應該保留在人民手上為主，而國家即使有財政需要，也不能夠任意侵害財產權(例如:鈞院釋字第400號解釋以降所揭櫫的徵收補償原則。)，課稅原則上僅能就財產權運用所生的孳息部分進行課徵，而不應該侵蝕到財產權本體。所以，立法者不應該針對同一租稅客體或同一主體反覆課徵租稅，如此將造成財產權過度限制或絞殺。

### 二、避免重複課稅同時也是我國立法者依據立法體系正義所貫徹的原則。

(一) 與會學者許崇源教授表示，針對同一租稅客體課徵營業稅，係為避免層層轉銷後重複計算稅基，導致經過越多層



銷售者負擔營業稅越重，因此營業稅法原則上採取加值型營業稅，僅針對各階段營業人各自加值部分為稅基加以課稅。與會學者葛克昌教授亦表示，我國係針對贈與人課徵贈與稅，而不對受贈人課徵所得稅，因此不生因一次贈與而使贈與人和受贈人皆須納稅的問題。

(二) 此外，稅制上的重複課稅將造成人民為了避免過度稅課而放棄交易或被逼迫做成不合經濟理性的商業決策，違反租稅中立性，實與營業自由保障不符。

(三) 最後，聲請人必須再次強調，本案並非立法造成的重複課稅問題，而係系爭函釋造成之結果。本函釋已經增加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所無之限制(前十年度各年度核定虧損不能直接累加使用，而必須沖減第42條轉投資收益，而僅得使用其餘額。)，同時違反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之意旨，係函釋違反法律的法律優位問題，尚非法律規定的雙重課稅是否抵觸憲法之問題。

陸、所得稅法第39條往年虧損扣抵權和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課稅之規定均非租稅優惠，不生雙重優惠問題，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所提論點，均不成立，應再予釐清：

一、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之往年虧損扣抵權非租稅優惠

(一) 所謂租稅優惠，依據鈞院釋字第565號解釋見解，係指立

法者為增進公共利益，犧牲量能課稅原則以創造租稅誘因，藉此誘導或管制人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規定。例如，與會學者葛克昌教授舉例：針對某類耐用年限原為十年的固定資產，立法規定在符合政策獎勵要件情況下，使其得於三年內加速折舊完畢，等於使所得者可以比其他納稅人，在前三年主張更多折舊費用而減少課稅所得，此種加速折舊規定始為租稅優惠。

- (二) 基於法人的永久存續假設，一個法人應該在其解散清算後才能蓋棺論定其是盈是虧，是否有多少租稅負擔能力，進而應該負擔多少租稅。但現實上，基於國庫的調度需要和課稅資料的目的，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將所得稅法規定為期間課稅。而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之往年虧損扣抵，屬於立法者針對因期間課稅而無視景氣波動的影響，而容易造成短期盈虧假象的矯正措施，為 鈞院釋字第745號解釋的客觀淨所得原則於期間課稅制度之展現，如果沒有往年虧損扣抵，將反而導致營利事業的租稅負擔能力被高估，從而被要求繳納高於其租稅負擔能力的租稅，而可能導致已投入資本或成本費用成為稅基，造成課稅權力的漸次侵蝕，因而使營利事業或法人無法存續。

## 二、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規定亦非租稅優惠

- (一) 由所得稅法第42條的立法目的可知，立法者在數個營利事業所得之間的股利課稅，已經做了政策決定。亦即在最終被投資公司的營業利潤被課過一次營所稅後，不論後續有幾層營利事業架構，有幾次股利傳遞，都不計入獲配股利公司的課稅所得內，以免造成數營利事業階段重複課稅。
- (二) 所以，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係立法者為避免越多層次的營利事業，因重複計入課稅所得，而導致越多層次的重複課稅的防止規定，亦與藉犧牲量能課稅原則而欲達成某些管制誘導目的的租稅優惠無關。

## 三、租稅優惠應該嚴格審查，但並非要件嚴格即為租稅優惠

- (一) 關係機關財政部於說明會中多次提及，我國往年虧損扣抵要件嚴格，屬於租稅優惠。但事實上為了租稅公平，租稅優惠應該嚴其要件和審查，固無疑問，但稅捐制度設定要件嚴格者，邏輯上並非盡為租稅優惠。
- (二) 更何況，依據與會學者葛克昌之意見，我國往年虧損扣抵制度要求藍色申報或會計師簽證，並非租稅實體要件的一部分，而是藉由會計師簽證或藍色申報加強租稅文書憑信性的目的，其僅為證據法則之程序上規範，推定具有該等

資格者，其帳簿憑證較為真實，而得以確定其虧損之真實性，但並非以程序規定為由，變更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之性質。是以，自不得因為所得稅法要求此等證據，而邏輯顛倒認為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為所謂租稅優惠。

柒、系爭 66 年函釋所依附的所得稅法規定已多次修改，早已失所附麗，茲補充論述如下：

一、查系爭 66 年函釋係依照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 8 條<sup>1</sup>與所得稅法第 42 條<sup>2</sup>，投資於非免稅待遇公司所獲投資收益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應稅與免稅之稅基混同計算」的規範背景，認為當時的投資收益若不先行抵減往年虧損，將產生雙重獲益之不公平。

二、嗣經二十多年的演變與過渡，所得稅法確立投資收益屬於「獨立計算損益」之稅法性質，且不計入所得額，以避免「重複課稅」，故上述 66 年函釋作成當時的規範背景，早已失所附麗。

茲分別詳述其修法歷程如下：

（一）民國 69 年 12 月 26 日所得稅法第 42 條修正：「投資收益之百分之八十，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其立法意旨為「原在避免投資收益之重複課稅。」且「有關投資之利息支出及管理費用，暨因該項投資收益所繳納之營業

---

<sup>1</sup> 獎勵投資條例(49/8/31)第 8 條：「生產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生產事業者，其營利所得免予計入所得額。」

<sup>2</sup> 所得稅法(52/1/15)第 42 條：「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

稅及印花稅等費用，即不應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減除，方屬合理。惟為計算簡便計，爰參照其他國家辦法，將免計所得稅之投資收益改為百分之八十，其餘投資收益之百分之二十則計入所得額課稅。」

(二) 86 年 12 月 26 日所得稅法第 42 條再次修正，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立法意旨為「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又獨立課稅制下為減輕轉投資收益重複課稅所採行之百分之八十免稅之規定，已無存在必要。」

(三) 107 年 1 月 18 日所得稅法第 42 條又再次修正，投資收益繼續維持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立法意旨為「本次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僅修正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方式，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仍宜維持僅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綜上所述，系爭 66 年函釋所涉所得稅法第 42 條之規範，早已經過多次修正，其立法目的早已南轅北轍，但系爭 66 年函釋卻仍不動如山，猶如「鐵打的函釋，流水般的法律」。其既係依民

國 52 年版本之所得稅法規定所為解釋，於所得稅法大幅修正

後，該解釋顯然失所附麗，自應屬無效。

捌、財政部並未落實對解釋性行政規則的適法性審查，縱容 66 年函釋違憲稅課：

一、參照司法院大法官對於稅務函令的多號解釋，係以：「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或縮減法律所賦予之租稅優惠，則非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釋字第 798 號、第 674 號、第 692 號、第 703 號及第 706 號解釋參照）。

二、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3 條亦明訂：「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僅得解釋法律原意、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損。」

三、又納稅者權利法第 9 條第 3 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意旨，或增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並得委託外部研究單位辦理。」旨在課予財政部對所發解釋函令定期、自行辦理適法性審查的機關義務。

四、然而，財政部雖依照上開規定召開之「法令研審會議」，

觀其審查結果，容未妥適履踐上開適法審查職責，而流於形式。以 110 年所得稅會議紀錄為例，四次會議審畢 1,049 件解釋函令，其中保留 1,002 件，僅 47 件免列而已。

五、 復函釋研審免列理由，例如「既有法令已有規定」（如 107 台財稅 10604628600）、「後函釋核示廢止」（如 106 台財稅 10604700690）、「相關法令改變，失所附麗」（如 101 台財稅 10100072430）、「個案核釋」（如 88 台財稅 881923106）、「函釋之間自相衝突矛盾」（如 72 台財稅 32524）、「過渡性規定」（例 102 台財稅 10200607690）等等佔絕大多數，顯僅止於形式審查。唯有兩紙 70 台財稅 33051 與 74 台財稅 11173 遭指出與現行所得稅法、查核準則及會計準則有所不符，爰予免列。

六、 是故，依據上述財政部對於函釋定期自我審查的客觀實況，可見其並未一一實質研析個案法令基礎，幾乎可謂一概保留之形式審查，本件不斷造成違憲、違法增加人民所無納稅義務之 66 年函釋，近五十年來自然跨越多次修正的所得稅法，延續至今日，不得不由聲請人循釋憲途徑以資救濟。

玖、 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稱本件系爭函釋所涉稅損高達新台幣（下同）800 億元，但根據財政部統計處 109 年度稅收徵起情形分析可知，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徵起為 4,771 億元。如關係機關陳述為真，則竟高達逾 16% 的稅收與本件系爭函釋有

關？但此一函釋僅適用於營利事業發生虧損「且」同年度取得轉投資股利時，竟然佔據如此高比例之稅收，顯不合理。況且，根據關係機關財政部之說明會簡報所載，相關行政救濟僅佔全部案件比例之 0.07%（即萬分之七），該比例又顯與前述高額稅損之主張相悖。更從未見關係機關就該主張金額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足見，關係機關顯有恣意擴大稅損之金額，以混淆鈞院判斷之意圖甚為明確。

壹拾、綜上所述，關係機關財政部雖得依法核定課稅所得，但不表示其即有單方得無視所得稅法對於課稅所得範圍早有規定，而逕以一函釋逾越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42 條之規定，推翻先前各年度國稅局已核定虧損額而再予重核之權力；且系爭 66 年函釋內容絕非技術性、細節性之規定，而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實質擴大稅基，影響人民納稅義務範圍，其解釋內容抵觸所得稅法第 39 條和第 42 條規定更是甚為明確；又縱關係機關財政部在系爭原因案件後年度，開始在營所稅申報書背面上以蠅頭小字提示系爭函釋內容要旨，但充其量僅係重申其違憲內容，亦不得以該重申已足證立其合法合憲。本件釋憲案涉及稅法上之重要原則性問題，縱使聲請人列虧損之年度不多，但稽徵機關仍不能以未經法律授權之函釋，侵蝕人民依法應享有之權益，以違法之函釋，擴大稅基，絕非國家當為。民主自由之法治國家，就建立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商業活動之間。特別是稅法的制定和立法目的的貫徹，不在於便利國家課稅，而在於確定人民納稅範圍。聲請人自設立以來，均係誠實守法之納稅義務人，一直以來無不以「依法納稅」為公司治理之最高價值。此次聲請釋憲，主要目的係為保障中鋼及中鋼上百萬廣大股東的權益，同時貫徹司法院大法官多年來之保障人權意旨：考量系爭 66 年函釋顯有增加法律所無限制，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對應原則、違反租稅公平、破壞租稅中立，且以函釋規定租稅要件而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明確違反憲法意旨



之處，且宣告立即失效，不至於造成法律空白的法規欠缺情形，  
故懇請 鈞院宣告系爭函釋違憲，且立即失效，以符法制。

謹 狀

司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9 月 2 9 日

聲請人：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翁朝棟

代理人： 周泰維律師

王健安律師

